

洪流

升起了，有時在晚飯後吃飽了，才開了個會議，有時休息。宋家吃飯時，桌上總是擺着碗子餚了。宋老太的精神頭很健旺，連心裏還有很大的事情，實在在水缸角邊洗菜，他的眼睛直睜睜地望住那兒，背後發酸了的，一塊落着，他見朱生娃在灶火前，渴的乾乾地坐上了板凳有了心事，臉色，他是：「什麼開胃，一大杯茶，你這怎的今天？」停了一會，又說：「生娃呀，見他父親走到他身旁。」低聲說：「生娃呀，有一大個問題和你說。」他又變了一派姑爺的手子在抖動，臉色變得灰氣了。「太老了，生娃，你今年十六歲了，意喜娃小你一歲，你們兩個好，革命上的事請你好，咱大也和秀娃合得上。她結婚成家情好，能做大活，十五歲的小姑娘做得一手好針線，又懂文化，我想，咱們家就進一份財，給結廬吧三，把這秀娃姑娘招進來！」

宋海娃問娘屋上有一點羞紅了的心，要到在高要，再問的間，浮動着秀娃的影子，高要，她又看見父親在更清楚地说：「只是今夏國公祖不能回城了，我們父子倆秋天就打丁二指婚嫁，我這，出兩口秋按規矩算，准担也差不多了，儘量沒提親，誰也不管夜咱宋不對呀，咱宋老漢那一年不是在這縣衙呢。再隔，你大年記下，還不見孫老爺呢。」宋志強也在自語了：「再等，半年用三五錢對付設；」想起來到了失足股了，宋老漢，也就靜靜地躲進了。

密洞步悄悄怕埋，鍋裏的水沸騰漸地響了，宋海娃在湯灶下攪些藥草，架起煙，「波濤」地搖着，彷彿有人在泡，「生娃呀，你年紀青，你有文化，你……」

人便也眼巴巴，影響可大。宋家媳婦的湯水仍是「卜卜」地在響。宋海娃感覺到走進來來的三個新吏都都像翻到他們父子談話似的，輕聲在耳邊，往下意識地聽見「卜卜」的水聲彷彿在敲：「宋海娃，政治落后，宋海娃，渣滓黨員！」「他這一輩生娃，宋海娃，渣滓黨員！再有話，咱宋海娃年紀小，沒有合上政府上，宋海娃，渣滓黨員！從婦女運動起身來，宋海娃，渣滓黨員！得像一個苗壯的老漢的馬頭了，身子早就脫了一頭茁壯的小牛似的，他的黑而又光亮的大眼睛約約地環繞現今一下是大聲的說着：「太呀，咱們今天還是出三石銀，搭上的一身都在捉摸，咱宋家好意思做罵巴！太大，下身去吹鍋灶下的柴火。」

宋海娃又蹲下身去吹鍋灶下的柴火。這時，文化主任已經忍不住笑了，他隨着替子吐著舌頭說：「真嘖！」這個，壞鬼，好青年家呢，真是強過於父親了。——他車轉身子向宋老漢說：「革命上培養大的娃娃到底不同呀，在劉子丹部下當過姓陸隊員的，兩個漢不都是軍官上的好幹部麼。啊，宋老漢，你心裏打算出這一五種嗎？——」

宋老漢的那張黃腫的脸完全羞紅了，他竟感到自己比兒子海娃最後一步了。他重新老地坐在旁邊沉默着，他又聽見宋志強與女兒在：

「一看鞋，一石銀，咱們宋家出呀！」

①：青年家，剛在博育教會租負工的人。
②：招待員，自認村裏要「派飯」的人。
③：「叫入開會」等義務的村長的助手。

韋明

「在這裏好了。」

他們談，我進去。

他還是不去。

「別拒心啦，我才不去呢！」

「別拒心啦，我才不去呢！」

算了。

來這樣子，以後我怎麼好去對

次不去，村裏還有別人呢，不

頭裏，牛子夫不上，不是天天

去！——被人嚼起舌根來，什麼一

婦呀！——我可受不了！魚肉錢

還要在這個村子裏做人啊？」

……太夥兒乾瘦跟成談一談……

你忘了他的性子啦？這孩子事

先推原去，把會主任叫出來，

（會主任上）

她說動員不了牛子，牛子到底

要死不放手走動！

大會上，早已把他報了名啦！

一個著名的勝。

（對青）你還沒走！

什麼事？

（對牛）你到底怎麼樣？

（看青）你到這兒來，也不響一

說。

（開門）你怎麼還不？

（看看牛子，丟了一個眼色）我……我就一會再對

說吧。

（傾會丁一切）好了，你們這兩口子，別再鬧下

啦。

（對婦）怎麼？

牛（對青）怎麼？

婦（你是師傅上前說的模範婦女。

（搖張地）你……你！

牛（怎麼？）

你是報名入伍的模範青年。

怎麼？

現在你們明白了嗎？

（拍牛肩）你未自動的滾了名。

（拍雙肩）你未替他報過了名。

（對看）

（對牛）你用假話跟她說。

（對雙）你也不肯真話。

你們互相調起來。

結果鬧出這樣的笑話。

（對雙）你？

（對牛）你？

現在可以說真話了！

（又惱又喜的搓在一起）

哈哈

你看他開口子。

（幕急下）

「附註」：一、雙龍，牛子……完全是在五

抗戰中，在敵後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新的人物

們的動作、性格、感情與語言……都是新型的

同時應注意。二、除了不確切的，與比較特殊

同以外，一般在敵後流行的新名稱，均不加

引號。